

王妃

【第五卷】

睡梦

【第四卷】

礼物

纸鸢

【第三卷】

血月

【第二卷】

三途川之叹息

神族历5000年，幽冥结界破损，
大神宗卷毁，夜叉族被迫迁徙……

一弦羽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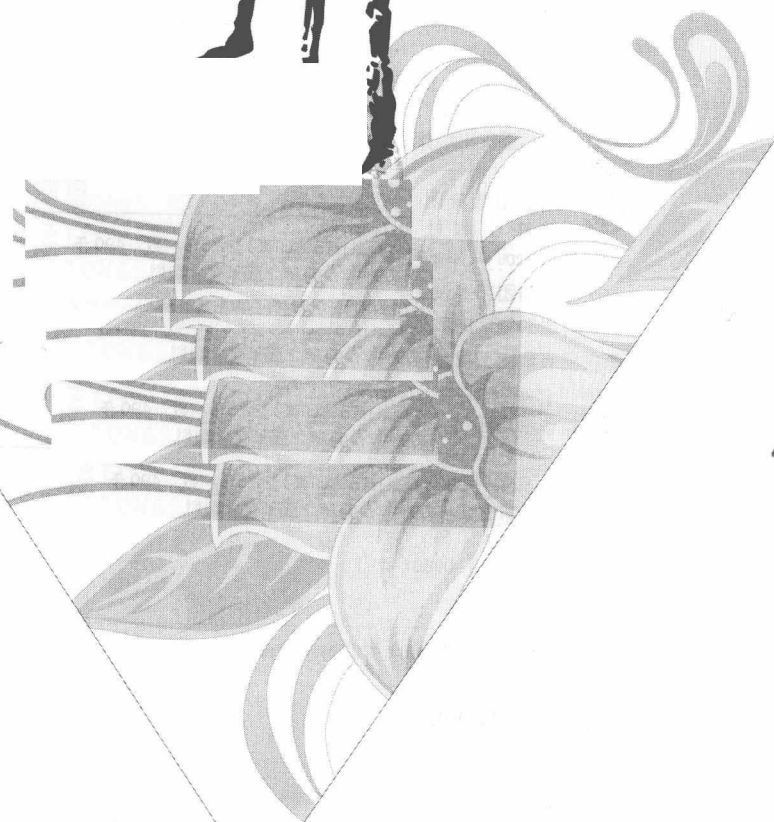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一弦羽音 著

三途之川

歎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途川之叹息/一弦羽音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229-00661-7

I. 三… II. 一…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5854 号

三途川之叹息

SANTUCHUAN ZHI TANXI

一弦羽音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朱子文 陈红兵

责任校对: 李小君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钟丹珂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2.5 字数: 490 千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229-00661-7

定价: 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三途川
之
墓

【第一卷】

血月

⋮

1

【第二卷】

纸鸢

⋮

39

【第三卷】

礼物

⋮

79

【第四卷】

碎梦

⋮

119

【第五卷】

王妃

⋮

157

【第六卷】

后宫

⋮

197

【第七卷】

彼岸

⋮

255

【殷魅传】

三途川前传

317

第一卷

血月

神族历3800年，幽冥结界破损，大神宗卷毁，夜叉族被迫迁徙……





Santuchuan zhi Tanxi

梵语波罗蜜 此去到彼岸 解义离生灭
 着绕生灭起 如木有波浪 即名为彼岸
 离绕无生灭 如水常流通 即名为彼岸
 有生有死的境界 谓之彼岸 是涅槃的境界
 超越生死的境界 谓之彼岸

No.1

“妈的，骚货。姑奶奶打你是看得起你，你还敢还手了！撕坏了衣服你赔得起吗？”

“穷坯子，勾引我男人，不过是贪钱，你看你那模样，也配站在校草旁边，也不撒泡尿照照——”

“哧哧——就你这身高，一米六不足的矮矬子，亲人家够得着么……”

讽刺的讥笑充斥着辰汐的耳膜，鼓动着、剧烈震颤着她的脑袋。脸颊肿得老高，一个红色手印格外显眼，轻轻地扯动连带着钻心的疼。嘴里铁锈的湿意，顺着高耸的半边嘴角流出。刚才那一巴掌攥得她飞出几米，伤的不仅仅是胳膊与膝盖，就连牙龈也开始大出血了。下手可真够狠的。

这毫无意义的刺耳叫嚣何时能结束，又或者她期盼的也仅仅是片刻的停歇，就短短的几天而已，难道也是奢望么？

聆听这次指责的理由又是什么？校草，呵呵！鬼知道那位校草大人到底是谁，她连名字都不知晓，更别说亲人家！

骗钱？这条她也希望啊，当真有金主出现，她还犯得着逃课去补贴家用吗？

神说众生平等，却为何有人生来就不一样。有人什么都不缺，却喜欢高高在上地嘲笑努力上爬的弱者，再在那奋力抗争的背上随意地踩上两脚，如眼前的这些人。有人再怎么奋力生活却深陷沼泽难以逃脱，如她，辰汐。

三年，她全部中学生活都是在无止境的欺凌与唾骂中度过，倘若这也能称之为成长的话，她学到的是眼泪的逝去与麻木的对待，漠视无聊的凌辱，以及漠视自己……

水泥地面寒冷如冰，却比不远处那五个美丽如花的女生更加值得她靠近。一点点蹭触着地面后退，腿部大片的擦伤减缓了爬行的速度。手掌被粗糙的水泥碰得青紫，黑渍混着暗红色的血随着她每一下的触动，引发全身的战栗。

突然，她只觉眼前一晃，一只手抓起了她额前大把凌乱的头发，瘦小的身躯被迫从



地面上腾了起来。缺少怜惜的手狠狠地拉扯着发丝，头皮仿佛要在挣扎之间脱离她的身体。

还未来得及反应，另一股狠烈力道紧跟而至。推搡之下，她的身体宛如凋零的落叶猛然被甩在了铁丝网上。下身在水泥上搓出血痕，上身也好不到哪里去。齐腰高的铁丝锈痕斑斑铁锈渗入破的半边脸颊，偏巧有颗尖利的锐刺突兀地探出头来，刮住肩膀的肌肤，“嘶”的一声响，肩胛的衣襟应声撕裂。

没有人能比她更倒霉了吧？

真难得此时她竟然能有幽默的情绪，自嘲地扯动嘴角。细微的动作牵连到伤口，突兀地阻断，原本应该咧开的嘴角却又僵硬地停住，抽吸。辰汐的表情就在一张一翕间变得扭曲难看，她的小动作在对方眼底却成为不可饶恕的藐视。

高过她一个头的女生眼冒怒火再次出手，这一次抓住她的领口，像提小动物般把她从地面上提起：

“贱货，你竟然还笑！我就让你笑个够——”

笑，她那哪里能算是笑，有谁能比她笑得更难看？

平静地，仿佛慢动作的镜头展现，辰汐望着眼前人高马大让她悬空的女生扬起另一只手。

一种近乎完美的抬手，在空中画出流线接近她的脸颊。她能够预测到，这一击将会给她的脸带来怎样的伤害，也许比另一边的肿胀有过之而无不及吧！牙龈这次看来在劫难逃了。

这样也好，也许摧残成这副德行，她那欠了一屁股赌债的老爸就不会想把她卖到夜总会了吧！丑陋的相貌是不讨喜欢的不是吗？

辰汐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盯住那只抬高的手，眼底闪烁的不是畏惧，反而是一种期待。像是预料到一切一般，为那巴掌所带来的痛感与后果近乎淡然的漠视。

冷凝到事不关己的眼神，用一种略带无聊，稍许嘲讽的泰然阻断了那只落下的掌。

“你……”

手掌的主人不可思议地揣摩着对面这只可怜的小动物。辰汐疲惫充血的眼瞳里，本该存在的畏惧与惊恐竟无影无踪，更或者它们从不曾存在于这双黝黑的眸子里。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只是它的主人掩饰得很好，每每遭受凌辱的时候总是适时地低垂下刘海盖住一切，那副懦弱的卑躬屈膝欺骗了所有人。

停歇片刻，恍然大悟似的回过神来，被戏耍了的愤怒蹿腾，叫骂的女生们气焰更盛：

“靠，你吓唬谁啊——”

拉扯间，让人们忘了所处的地理位置——六层楼的天井。瘦弱的身躯大力地冲撞上一人高的围栏。

老旧的、颤颤悠悠的铁栏杆再也难以承受一次次迅猛的撞击，焊接在水泥墙壁上的螺丝终于松动脱落，整片的铁丝网连同辰汐的瘦弱躯干失去了支撑，受地心引力的作用下滑坠落……

穿过缭乱飞扬的发丝，天井上探出头的惊恐的面容逐渐遥远。辰汐满足地闭上了

血月 〔第二卷〕

眼。她将要死去，在一个平凡无奇，有片片云朵的午后。天气还不错，日子也选得合适。也许刚刚过世不久的母亲正在奈何桥的岸边等她吧！

活了十六年，临死这一刻竟然无牵无挂啊！

不，也不全对，她记得还有重力学实验未曾完成。倘若这也能算是牵挂的话。那么铁丝网跟她谁会先落地呢？算了，那已经不重要了，反正她也不会知道了……

No.2

三途川，又称三途河，生界与死界的分界线。水流会根据死者生前的行为，而分成缓慢、普通和急速三种，故被称为“三途”。

很吵。一种奇特乐器所吹奏出来的声音在四周环绕，伴随着阵阵从遥远天际传来的魅惑私语声，刺耳诡异。

迷蒙间，她记得自己从六层楼上摔下去了。该是死了吧！这里是地府吗……

睫毛颤动，吃力地想要睁开眼。却因外部的明亮刺痛了双目，难以适应般被迫闭合，眉头蹙紧。

强烈的寒风吹鼓起身下的布料瑟瑟地响，宽大的衣袖难以裹住瘦小的身躯，冷意攀爬，渗入毛孔，迅速地传递到四肢百骸。

她能感觉到寒冷。鬼会有知觉吗？还是……

她仍活着？但，那怎么可能，六层高楼怎会有生还……

过了一会儿，双眼总算适应了外部的光亮慢慢睁开。

月全食，诡异的红光自被掩盖住的月亮边缘散出，且平添令人窒息的寒意。

月下，放眼过去，四周到处都是火把，几十乃至上百。晃得她低头避开。可这一低头，却被眼前的环境吓到了……

血河。稠密黏质的血水汇集的河流。南北走向，仿佛没有边际，不知从哪儿来，也不知要流向何处。

血的锈蚀甜香充斥在看不到流动的却仍起波浪的水面上。令人作呕的腥甜滋味环抱住她，准确地讲，她置身在血水中央，悬空站立。一股莫名的外界力量摒除了重力，支撑住她的身体，可也拘束住了行动力。

这是幽冥鬼域？

寒意来袭，求生的意志促使她奋力地挣扎，妄图挣脱，但这却扰乱了支撑身体的力道，重心不稳。距离血水最近的足尖擦过、触碰到了表面。温热、黏稠的触感惹得她浑身战栗，鸡皮疙瘩顺着足尖涌上，一直传递到四肢百骸。

她敢打赌那血是新鲜的——

现在她能够推测到的只有两种可能：她已死亡，这里是地狱；还有就是她跳过地狱，抵达了另外的时空。



假如是第一种可能，那她是否应该表现得恐惧一些，好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另类，面对幽冥鬼域的恐怖画面，也仅仅只是不太舒服而已。

如果是第二种，那皆是她的不幸。

“别乱动！我可不保证会不会失控把你扔进去——”

一个男声突兀地传来，冰冷没有温度，带着警告的意味，口气却似不耐烦。

“你是谁？是人是鬼？”

“你应该先担心你自己。想下来的话就给我老实安静地待在那里。等仪式结束，我自然会带你出来——”

“仪式？”

辰汐懵懂地呢喃着。地狱也举行祭祀仪式么？

顺着光源努力看清彼岸的灯火，强烈刺目的光亮阻断了辨识能力，只能依稀分辨对岸有人影伫立，黑压压的一片。

正对她的高地上隐约有座平台，上面几个人影在汇集某种力量，散发着暗黄色的光源，漫过她的头顶，抵达她身后的某个领域。

愣怔之际，却见平台上突然迸射出一道光，直逼她的面门而来，墨黑却又明灿的光亮，诡异得竟比两岸的灯火还要刺眼，速度奇快，要想避却已来不及，光束若闪电贯入她的额头。

灼烧的感觉顺着额头流入全身，完全不受阻挡。像是有人在身体里点燃一把火，耐热的气焰从血液内里一点一点地流蹿、蔓延。辰汐震惊地睁大眼，在突来的力量推动下，头被迫向上抬起。

身体仿佛下一刻就会爆裂开来似的，满载着热量却仿佛没有停歇的打算，源源不断地流入。她好想大喊，张开的嘴却发不出声音，嗓子灼烧般疼痛，声音吞噬在发散的热量之中。

这是梦寐么，一切均不在她的常识范围，却又触感真实……

灼烫的感觉似乎要折磨她很久，至少她是如是想。没有抵御能力的身体仿佛是承载的容器，一点点被填充汇满，等待濒临极限的爆裂，兴许下一秒她真的就会这样炸掉……

“该死——”男人的声音再次回荡在脑子里，却平添几许焦急：

“怎么回事？”

像是自语，似乎是某些事情超出了他的预料，对岸的男人改用吼叫，暗哑的声音带着愤怒：

“停下来，你这种吸食法会毁了肉身——”

这次竟然是用喊的。

祭祀仪式超出了他的掌控，听这口气，像是她本不该如此，灼烫的光亮应该在进入后就被外界力量阻断，仅仅保留少数的部分在她身体里。但是失控的又何止他啊！她也很想让这股怪异的感觉停下来。可惜徒劳无功。

对岸开始出现混乱的局面，嘈杂的声音她辨不真切。大意是阻止她这种猛烈的吸

食举动，否则什么神器的将会毁灭。

先是血河，接着是幻听的男声，最后是现在还仍旧滚入身体中折磨她的黑暗力量，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比这一切再令她感到无力的了……

No.3

过世不久的母亲这样告诉她：人不可以自杀。身体源自父母，倘若你孝顺妈妈，就不许自杀。

那么好，她又苟延残喘了六年，直到被人从楼上推下来的那一刻，她感觉欣喜，心怀感激。解脱般雀跃的心境，却在再次睁眼的刹那间全部毁灭。

一心求死，如今却不知道自己所处何处，天堂或地狱，请给她一个说法。不要在这种不知名的地方折磨她啊……

懊恼的瞬息，原本环绕在空气当中的诡异乐声顿住，对岸传来另一个男音。区别于之前暗哑深沉，这次却是平缓温润的：

“熠，结界快要支撑不住了，快点把她弄回来……”

“你以为我不想吗？那个鬼预见师要是敢骗我，这人类女孩假若不是光音的转世，看我不把她撕裂扔到三途河里喂鱼！该死，这小家伙到底要吸食能量到什么时候，这样会毁了大神宗卷的……”

突地，对岸的声音戛然而止，空气中的飞絮尘埃仿佛被某种力量卡住，瞬间停滞。她分明看到对岸跳动的火苗突兀地静止。好似黑洞爆裂瞬间的反噬，压抑的、难以挣脱的，等待下一秒的空间扩张……

没有任何预警，震耳欲聋的雷声从她身后爆炸，响彻天际，撕扯着空间，扭曲着大气的粒子，碰撞变形最后毁灭殆尽。令人窒息的悲哀与恐惧从辰汐的身后扩散开来。被固定住身体的她无法回头，却能感触到后背寒彻脊骨的战栗。

最初是细微的哀嚎，渐渐地高亢。愤恨、哀怨、难以平抚的悲伤……好似人类所能拥有的负面气息都会聚在一起。一点点妄图冲破看不到摸不着的天然屏障，朝被困住身体的她倾泻下来……

“不要——”

她本能地抗拒。身体里的灼热感仍旧不停歇地反噬着她的骨血，丝毫没有放过她的打算。脊背却已被丝丝上蹿的凉意侵蚀，冷汗渗出了毛孔阴湿了后背。恐惧的战栗感几乎要把她逼疯。

眼前的一切对于她太过陌生与不熟悉，仿佛难以预料能否脱离掌控。而唯一可能提供援手的对岸人影却在此刻变得安静，没有最初的不耐，但此时似乎把她这个人遗忘了，没有半分讯息。

不知道是被身后奇特的空间吓坏了，还是忙着寻找解决办法，总之她就被这样搁置



了,在这个未知领域,顶着下一刻不知名的事物的侵袭,生生地被人摺在了血河面上。

辰汐总算有些不知所措了:

“在危险来临之前,怎样都好,做点什么,辰汐……”

轻声自语,自我催眠。

倘若一切都不在能力范围之内,那唯一还能操纵的也只有自己。坚强的意志抵御住了恐惧。深埋在心底的求生意识开始泛滥,带动着每一个细胞的兴奋跳动。本能成为唯一的执念,催促着她在威胁降临以前离开……

“离开,离开这里……”

宛如呢喃,又仿佛是鼓励的源泉。一点点地夺得掌控权。不知名的乐器的吹奏声再次响起,这次却有安抚人心的作用。身体中的热源伴随着乐声流滚从丹田涌上大脑,企图驱走寒战。可身后的屏障却也在增进着碎裂的速度,一波波的冷意颠覆着血水打湿了足尖。

冷,绝望的寒冷。毫无生存理念的灰白丝线伴随着哀鸣,像无数只张开的手从后面涌来,撕扯着、包裹住三途河上单薄的身躯,越织越密……

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挺住,似乎也在此刻开始初见成效。至少她已有了支配身体的力量。最初是手指,然后是整个手掌竟然可以随意地转动。

“快了……就快了……”

这样的希望给她些许安慰,苍白的脸孔上浮现笑意。可余光瞟到出现在她面前的人几乎笑不出来了,生硬地咧嘴,表情呆滞……

No.4

船夫,或称为摆渡人,血河上的摆渡人。

很难描述那是一种怎样的怪异画面,在这片毛骨悚然的暗红色水面上竟然也会有船夫。但眼前的人立足于破旧的小船上,手中执桨,身着斗笠雨披,这不是这血河上的船夫又会是谁。

画面当真诡异。正因如此,当巨大的斗笠被一双骨瘦如柴的手摘下露出脸孔的时候,辰汐几乎是难以控制地呼叫声。

那也能称之为脸么?

苍白若纸茫茫一片。更或者压根就只是一片而已。朦胧模糊分辨不出五官。唯一能称做是眼睛的部位,被两团漆黑无光的洞代替,紧紧地对着辰汐,仿佛能吸进一切的空灵。而此时,她竟感觉他是在笑呢。没有五官,看不到上扬的嘴角,没有脸部肌肉的扭动,但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知道似的,或者说他是让她知晓是在冲她笑,不附带情感的微笑。

“老天!你果然考验我的神经——”

辰汐情不自禁地低呼。那人却在此刻发出声音，带着丝丝的死亡气息汇入她的大脑：

“容我自我介绍，大人——小人是虚，三途河上的摆渡人——”

“你说……三途河……这里是三途河……”突来的讯息让她不自觉地结巴。“那我背后的是地狱……”

“是的，大人。确切点说是幽冥界——”

现在是什么状况！辰汐像是被人攥了一巴掌，她敢肯定她绝不是在做梦，此刻是从没有过的清醒。就目前的局势而言，她是死了没错，而且已经半只脚跨入幽冥鬼域。现在不过是退后一步就心满意足地面对死亡，而上前一步呢……

头开始隐隐作痛。她不知是否所有经过三途河的灵魂都如她一般清醒，至少现在她是多么希望自己是浑浑噩噩的，不管是进是退，反正最终有个去向，不用在这倒霉的河面上折磨自己。

“那么，大人，既然现在您已经完全清醒了，您是否决定跟随我进入幽冥界，还是您打算留在这里？”

“等一下，我已经是死了，对吗？”

看来她并非是中大奖穿越，而是合理性死亡，不过她仍需要确定。

“您说笑了大人，万物均有寿命，生老病死乃之常理，就算是神也有消亡回归幽冥的一天。但……那并不包括您——”

辰汐突然有点反应迟钝，这才意识到，对面这个没脸的摆渡人虚从头到尾都在称她为大人。

“等等，你叫我什么？！”

“大人——”虚毕恭毕敬地欠了欠身，重复。

被一个诡异的没脸家伙称为大人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感觉，至少辰汐此刻有点发蒙。

可是形势却已由不得她再深入地询问，身后的屏障“轰隆”一声巨响，彻底破裂。温热的血水仿佛潮汐来临般顷刻间暗沉，她明显地感觉到距离足底的水位低了几米。还未来得及反应，水又迅速回涨，没过了脚面，然后蔓延上小腿，吞食掉下肢，朝胸腹涌来。眼看她就要被湮没在这看不到底的三途河中……

No.5

不知何时，对岸祭台上敞开的大神宗卷停止了光束的灌输，辰汐被血河吞并的刹那间，黑色的火焰冉冉腾跃迅速自燃。

“该死——”

“抢救神卷——”

呼喊声与咒骂声从对岸传来，燃烧的大神宗卷拉回了人们吃惊的目光，显然神卷难逃被毁灭的厄运。最后一刻吸引去太多的注意，反而让人忽略了河中央被吞食的女孩。



令人窒息的河水没过胸腹时辰汐悲哀地想，也许她该早点做出决定的，假如能预料到结局，此刻也不会如此惧怕死亡。

听说三途河是用来吞噬亡灵的，入者灰飞烟灭，难道这就是她希望的吗……

就在她彻底绝望之际，鼻翼处一股暗香袭来，超脱了血水的腥臭。一只大掌抓住了她的手腕，像拎货物一般地把她揪出水面，辰汐被来人夹起向彼岸掠去。

飞旋间紫衫飘飘，修长的身姿匿藏在上好的华紫锦缎里，衣裹下的腰身结实精瘦。幽然馥郁的奇特花香从袖口处溢出，暗香袅袅地萦绕在她的鼻端。抬眼是温润如玉的一张面孔，巧琢天工的五官镶嵌在月白色的肌肤上，却被一副银色金属面具盖住上半部分辰汐看不真切。但那挺立的鼻骨就足以引得人想要去探究面具后的全貌。青丝妖娆被凌厉的风吹散打乱，却平添妩媚，散发着倾城的芬芳。

辰汐看得有些呆了，在愣神之际人已到达了对岸。还没回过神来，她却似垃圾一般，整个人被甩在了祭台上面。

“啊——”懊恼地惊呼，大理石质地的高台挫伤了她的肌肤，火辣辣的疼痛。

她抱怨地想，这人是好看了点，但脾性怎么这么差，刚想开口怒叱却被来人堵了回去：

“脏死了——”说这话的时候，竟然还狠狠地甩了甩刚才夹着她的袖子，柳眉蹙紧，面具后面的眼满是厌恶之光。

辰汐现在嘴张得能塞下一个拳头。

有没有搞错！她竟然这样被嫌弃了，还是被如此漂亮的一个男人。她的女性尊严顷刻间碎成千万片。从前被人欺负哪有人用过脏这个字眼，凭良心说她辰汐可是半个洁癖症候群，爱干净的典范。现在竟然有人敢嫌弃她脏。简直是不可饶恕。

猫也有亮爪子的时候，怒火熊熊张口就要反驳：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

“脏”字还没有吐出来，就被生硬得卡在喉咙里。

她的确很脏！身上仍旧是被挂破肩膀的那件校服，在血水的浸泡下完全湿透，紧紧地贴在发育不良的身体上，散发出腐朽的血腥味道。

真恶心——

连她自己都开始厌恶了，何况是别人。脸涨得通红，逃避似的闪开视线。心底暗自叹气，她的尊严是彻底玩完了。

还在哀悼自己的尊严时，那个暗哑的声音再次响起，这回却在几步之遥：

“哼！还有心情脸红，看看你干的好事——”

后面的话几近咆哮，反倒是辰汐被吼得有点摸不着头脑。

很明显对方不是冲着那紫衫帅哥，因为这位已似没事人般吊郎当地立在一边，看大戏般地瞅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好事”是她干的。

不过她能干什么，她才刚刚脱离危险而已，连爬都没爬起来呢！怎么有能力让一个人抓狂到这般境界。

循声望去映入眼帘的一身墨衣的男子，健康的麦色肌肤掩盖在剪裁合身的戎装里，

性感的诱惑气息从胸口露出的半壁春光中隐隐浮现。刚毅不屈的面颊配上菱形薄唇，看那形状该是上嘴唇少许嘟嘴，只是此时被抿紧拉长。高挺的鼻梁配上一双修长魅惑的丹凤眼，霸气十足。可惜的是此刻那凤眼里的犀利足够杀死她千万次了。

辰汐忐忑地缩了缩身子，退无可退，身体已经抵上了祭台的栏杆。

“你……我……”

在那阴冷的眼神下，她很难组织起完整的句子。胆怯地回望，余光搜寻着让他震怒的源头。

男子犀利的眼神咄咄逼人，对于她的恐惧视若无睹。怒焰高涨，“啪”的一声从手中甩出一个物体，落在她脚边不远的地方，质问的眼神一刻也没有从她脸上移开。

辰汐怯怯地探身上前，借着灯火看个真切。

那是一副烧焦了的卷轴，依稀能辨识得出织锦质地面料以及轴承上的精致暗花。可惜真正有价值的部分此刻已经毁坏，卷轴被烧成两段，残破地躺在大理石地面上。

辰汐柳眉蹙起，烧毁的卷轴与她何干？

“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疑惑不解地问道，单眉上挑迎上墨黑色的气焰，自己却瞬间被人揪住脖领从地上提起。火星肆意的瞳孔里跳跃着弑血的光，阴沉的话音自牙缝里挤出：

“你撇得倒是干净——我告诉你，就算是用倒的，我也要让你把大神宗卷的力量给我原封不动地吐出来——”

这人简直是莫名其妙。是他把她困在三途河中央，也是他催动的那个什么卷轴的。那股灼热感好不容易在血水涨潮之际被压下去。现在又说让她自己吐出来。她怎么知道怎么吐？从头到尾她都只是承受者好不好——

“放开，我怎么知道那个鬼玩意怎么弄出来——”

她烦躁地挣扎着。今天果真倒霉到了极点。先是想死没死成被幽冥界的恐怖氛围吓破了胆；随即被一个没脸摆渡人称为“大人”；接着好不容易出来个正常养眼的，反倒是自己在人家面前丢光了脸；最后这个更绝，“强买强卖”不说竟然还让她原封不动地吐给他看。

唉！她现在真的很无力。下颚微抬眼迎上怒焰，有本事他就自己倒个看看吧！她是不知道怎么吐啦！

差一点辰汐就要把这话道出来了，却闻紫衫男子一改优哉腔调，温润的声音透着紧张，眼神穿过她望向三途河面上：

“熠，我想……怕是已经来不及了……”

No.6

“熠，我想……怕是已经来不及了……”



什么来不及了？

辰汐扭头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越过了祭台，会聚至三途河的对岸，整个人石化一般再难动弹。

说是吓的并不准确，更或者惊讶要多些。

那当真是之前在她身后所发生的空间异变吗？

水与天的接连处，由一副巨大的透明壁垒隔开，此时正有无数只白色冤魂模样的物质奋力地挤压撞击着表面扭曲了的空间。强大的冲撞力导致河水一改平缓的波动，被摇荡得上下起伏。水波在一次次的推高又拉低间失去控制，造成大幅度的潮汐。朱红的水血拍打着透明的空间屏障，再牢固的防御也难抵挡双面夹攻，破裂开来。冤魂总算得到释放，拥挤地钻出裂口，推搡间裂痕扩大，慢慢地演变到现在，足有百丈之宽。

“该死的，这么大的口子，没有大神宗卷怎么封印——”

还在揪扯她衣领的男子发出一声低咒，愤怒的口气里隐约夹杂一丝慌乱，很淡，辰汐听不真切。反倒是揪住她衣领的手松开了，回身对着一旁的紫衫帅哥道：

“洛，先带她走——”

一用力，辰汐已经跌入另一具怀抱。不过身后的人却没有那么好打发，随即又把她扔了回去。有点像是小孩子赌气，口气执拗地嚷：

“不行，熠。你又想抛下我，说好了生死与共，这一次说什么我也要跟着你——”

辰汐感觉自己就是人人唾弃的垃圾，被抛来抛去。在这当口，眼前这两位帅哥语气却流露着对对方的关切，难道他们……

正想着，被唤作熠的男子已经来到近前。剑眉聚拢，不容置疑的威严里却又有一丝无奈。而她倒霉地从垃圾变成了馅饼，而且还是带电压的那种。

“洛，听话——”

另一方更加执著：

“不要——”

纠缠不清的二人在辰汐看来反而有些暧昧不明，她狂翻白眼。

唉！为何这种棒打鸳鸯的事情一定要她来做！

辰汐清咳一声，不紧不慢地插话道：

“不好意思，打扰两位，我是不介意你们继续上演‘深情对望’啦！不过貌似对面的怨灵有增无减，那个……祭台下面的人怕是顶不住了……”

突兀的馅饼女音拉回了深情对望的二人。环顾四周，飞蹿的怨灵啃噬着四周的人群，局面已经超出了控制。

紫衫男子最终妥协，满是不情愿地答应，再次夹起她朝三途河反向掠去。临走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了什么，转头回望，目光流连于湖面，与仍立在船头的摆渡人虚对上了视线。

虚依然在笑着，这一次却别有深意。看到她正望他，轻微颌首道别，随后转身划着船消失在视线的尽头。

辰汐困惑地皱了皱眉头，有些疑问存留在脑海，下次有机会她定要问个明白。不

过,这念头也只是一闪,再让她跑到三途河上,她宁可还是保留疑问的好。

No.7

亘古不变的大海,朝阳隐在海的背后。恍然间竟然成了千年精灵,挑起了尘世丝丝暖意,生灵繁衍不息,就这样默默地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直到永远……

波澜起伏的海原,破晓出开,金色的阳光如同利剑还未出鞘却已光芒四溢,由天空汇入海里……

碧波荡漾的海面,大海的尽头矗立着冰晶砌造的宫殿。

穿过那通透的晶石墙壁,宫殿的深处,芙蓉纱绢纵横交错,夜明珠寒冰似的辉耀光亮让本就朦胧的景象变得亦真亦幻。

层峦的轻纱内,珊瑚床上一只粉雪藕臂探出帐外,纱帘轻挑露出内里的春光。慵懒的女音紧跟着扬起唤住了正欲上前的宫人。

“什么时辰了?”

早已候在屋外的女官几步上前,颌首回话:

“回殿下,刚过卯时——”

“唔,展凝那边有消息了么?”

“展大人已在门外等候多时了,看您正睡着,怕讨扰……”

纱帐后的佳人嘴角上扬,笑得娇媚。一汪银潭深瞳中眼波流转,心思似已转过千回。清了清嗓子提高声音:

“展大人,你我早已是名义上的夫妻,哪还用讲究这么多……”

“四公主说笑了,公主是千金之躯,蒙公主看得起在下与我结为连理,但我龙族的等级规矩还是不可以破的——”

倚在珊瑚床上的女子,稍显不耐地拨了拨散落在额前的银丝。雪颜暗沉单眉上挑,小声嘀咕:

“臭石头,又拿规矩砸我!哼!等我当真坐上王位了,首先废的就是这个破规矩——”撩开帘子示意身旁的女官,“金鳞,去开门——”

房门开启之际,走进一个俊美冷肆的男子,青色长发随意扎在脑后,刚毅的五官宛如雕塑。一双碧眼深邃如海像是能包容一切。一夜的未眠让双眼稍显倦意,原本有些苍白的脸孔更添几分疲惫。

看在女子眼底,微微地蹙了蹙眉。起身上前想要免除烦琐的宫廷礼仪,展凝却似与她作对一般,单膝落下。她的手就这样僵在空中,半晌狠狠一抖,缩了回去。冷冷地问道:

“探到什么了?”

“回殿下,幽冥界的封印昨晚被打破了,封印幽冥界的大神宗卷遭到毁坏。”

“喔?那夜叉王呢?听说他弄来个人类女孩——”